



74
6264
20



74
6264
20

唐會要卷八十

宋

王

溥

撰

諡法下

敬令善典法曰敬眾方克就曰敬夙夜警戒曰敬夙夜就事曰敬夙興夜寐曰敬齋莊中正曰敬廣直勤正
日敬難不忘君曰敬陳善贈原州都督渤海王奉慈贈
閉邪曰敬受命不遷曰敬
 襄州都督武安縣公楊虔威贈特進長平縣男竇琮贈
 絳州刺史安邑縣公裴矩贈特進清源公溫彥博贈荆
 州大都督范陽郡公張延師贈幽州都督長平縣男楊
 纂贈工部尚書武陵郡公栢季纂贈禮部尚書壽陵縣

宋王溥撰

去五味均平歲



男柳亨贈懷州刺史孝昌縣男許智仁贈工部尚書譙國公周範贈涼州都督南康郡公韓孝威贈齊州都督武都郡公權萬紀贈太常卿濟南縣男唐皎贈荊州大都督樂安縣男任雅相贈國子祭酒北平縣伯陽嶠贈工部尚書宋慶禮開元七年卒太常博士張星曰慶禮大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家兇於國按諡法好功自是曰專請諡為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為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充廣歲儲邊亭宴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為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謬哉安有踐其跡以制實貶其諡以徇虛乘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當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素行之跡可尋而易名之典不墜也星復執前

議慶禮兄子辭上稱免乃諡曰敬 贈太子少保徐國公劉幽求贈光祿

卿清河縣公張宥贈戶部尚書鄧景山贈禮部尚書程

鎮之贈尚書左僕射蕭國公班宏贈太子太傅劉從一

贈刑部尚書周皓贈吏部尚書劉贊贈僕射劉公濟故

兵部尚書顧少連贈太子少保衛次公贈工部尚書劉

伯芻故太子賓客李翼贈尚書右僕射杜羔贈左僕射

王虔休故華州刺史崔植贈戶部侍郎裴潏贈左僕射

王紹贈司空高承簡故宣州觀察使穆贊

僖質淵受諫曰僖小心畏忌曰僖小心恭慎曰僖 贈左衛將軍考城縣伯獨孤

開遠贈工部尚書彭城郡公劉審禮

隱拂不成曰隱明不治贈太子建成貞觀二年三月有司奏諡息王

國曰隱懷情不盡曰隱為戾上令改諡議杜淹奏改為靈又不許乃諡曰隱

韓宏

悼肆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贈司空酆王元亨贈益州大

都督蜀王愔贈益州大都督原王孝夏王一

襄辟土有德曰襄贈并州大都督莒國公唐儉贈開府

儀同三司邳國公長孫順德贈荊州都督譙國公柴紹

贈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劉宏基贈荊州都督平陽縣公

王長諧贈并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贈禮部尚書彭城

郡公劉德威贈左金吾大將軍邕國公姜行本贈荊州

都督邾國公張公謹贈荊州總管譚國公邱和贈吏部

尚書安吉郡公杜淹贈工部尚書上原縣公賀蘭暉贈

越州都督譙郡公周道務贈荊州都督天水郡公邱行

恭贈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泰贈荊州都督懷寧縣

公杜君綽贈工部尚書中山郡公崔日知贈太子少傅

王承業太子詹事吳仲孺贈右僕射張暉贈靈州大都

督韓遊瓌贈太子太傅薊國公李叔明贈刑部尚書任

迪簡贈司徒張建封

初博士林寶諡曰忠
博士崔韶改諡曰襄

胡保民者艾曰胡贈左監門大將軍應國公李粲

彌年壽考曰胡
在國遭憂曰愍禍亂方作曰愍
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悲傷曰愍贈恆山郡王承乾贈

幽州都督道國公周法明贈工部尚書高彥昭

按彥昭初事李

正已及子納叛國彥昭以濮州降於河南都統劉元佐

納怒殺其妻子女七歲見其母兄將就害拜天而祝乃

効順而旌戮也不拜而死上聞之乃下太常議諡曰愍

哀恭仁短折曰哀贈楚王智雲儀王璿穎王璿懷王敏

涼王璿汴王璿贈江王暉襄王重

殤未家短折曰殤

短折不成曰殤

思追悔前過曰思大省兆民曰思贈彭王元則

凶年無穀曰荒昏亂紀度曰荒縱樂無厭曰荒內外
從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從禽無厭曰荒從樂不反

荒日右衛大將軍贈歸義郡王阿史那咄苾

刺暴慢九親曰刺復狠遂贈巢王元吉

醜怙威肆向父贈太傅博陸郡王李輔國

繆名與實贈司空留國公封德彝

爽曰繆太宗初諡曰明後治

官詳議民部尚書唐儉等議曰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

改諡詔從之乃諡曰繆贈勝州都督執失思力贈太

子太保裴延齡贈太子太保李程

勇率義恭用曰勇率義死用曰勇縣命為仁曰勇贈潭

州都督郇國公錢九隴贈左武侯將軍彭城郡公吳志

意贈代州都督許洛仁贈左監門將軍成三郎贈靈州

都督拓跋守寂贈司空李懷讓

莊威而不莊曰莊贈司徒號王元鳳贈幽州都督邢國公蘇定

方贈侍中明崇儼贈太子詹事廣平郡公陸餘慶贈司

空崔元式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

溫德性寬柔曰溫贈絳州刺史昌武縣子孔禎贈禮部尚書扶

陽縣子韋承慶

良小心敬事曰良贈禮部尚書滑國公皇甫無逸太常

諡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赴蜀之初自當扶持老

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能

濟美贈金紫光祿大夫長孫敞

密追補前過曰密贈秘書監陽武縣侯蕭德言贈司空陳國公

竇抗

縱諡法無縱字贈左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初諡為恭黃門侍

及居家侈縱不宜贈工部尚書馬暢太常博士林寶議

為恭竟諡為縱崔備駁議曰謹按諡法敬字之義與馬暢始終名跡不

同考行之義向乖憂名之典未正事須更牒禮院請重

議者且馬暢墳土猶濕物議尚存皆可徵言盡堪覆視
 在春秋隱惡之義可也加史冊虛美之命難乎其非
 都堂下議攸重奉常禮院考行須詳實當究其是非
 易名宜存乎褒貶夫國之禮法懸在不刊而文士多病
 於槐詞史臣或許其佳傳舊章既失後世何觀雖以禮
 之愛久無而亂名之責豈絕幸稽前士用示後人其馬
 暢所諡為敬請更參議尚書兵部員外郎韋奕駁曰太
 常考馬暢之行舉夙夜就事廉方經正之敬以易其名
 異乎無所苟於言也此建中與元間暢以父有征討之
 勳推恩而受爵位父薨家富於財以酒色自娛貞元中
 嘗傾產交結中官因獻田宅以求幸德宗薄其人而終
 不信用生前與孤姪寡婦分居析財醜聲聞於時歿後
 使孽子孀妾被奸挾訟公言盈於庭此皆章著於視聽
 者何以諡為敬乎議者云先司徒之籌畫而暢揣摩著
 策無遺焉暢參計於閭庭之內苟無所惑不然則莊武
 當指明其效實而書之俾行道者無所惑不然則莊武
 公之才略光於典策矣而乃飾虛辭以攘其善得非繆
 濫之甚耶又稱名儒端士皆從之遊未知孰為其田蘇

耶孟軻云尹公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夫為端士豈
 遊乎暢之門況諡法夙夜就事者以其績用可紀非謂
 其曠日引月以至乎終身也廉方經正則暢處已行事
 未嘗造次而踐其途焉何以諡為敬乎大凡言功伐議
 德行尊其跡烏足勸善貶其有以懲惡固非庸者事
 也如暢之輩請下太常重定其議博士崔韶改諡曰
 宜乎貶之例也暢承籍故業歷居通顯家富於財以奢縱自
 縱議曰馬暢承籍故業歷居通顯家富於財以奢縱自
 處不能撫安嫂姪使之離析其干進也趨利如轉圜其
 居家也揉下如束濕故時論鄙之謹按國史宇文士及
 居家修縱議諡為縱暢之行已
 同於士及請以縱為諡可也

恪諡法無贈工部尚書楊昉

果諡法無贈定州刺史定襄郡公于匡濟

勤諡法無贈廣州都督謝方叔

靈亂而不贈尚書右僕射朱忠亮

厲殺戮無贈太子賓客于頔太常博士王彥威議曰于

開物成務之志為從橫倘儻之才刺湖州復南朝舊

以溉人田由是曷鹵生稻梁歲時大化得丁壯之無籍

者取什一之制高入故隱深則及泉土纔周棺水至

無懸窆封樹以官地收葬當時稱之為蘇州則繕完隄

露蒨頤悉命以官地收葬當時稱之為蘇州則繕完隄

防疏鑿畎澮列樹以表道決水以溉田其為襄陽當吳

少誠弄兵王師有征軍不之見糧師未嘗退北剋吳房

朗山生得賊將遠以兵柄授之推誠于人有古將略然

惜其不得善終如始奉初以還跋扈立名滿盈不戒則

有司擬議之際安可不善善而惡惡哉元洪刺郡以官

事被謫中貴人銜命部領便道之徒所路出于漢頓遠

命武士持刃捕擗洪既執王人徒歸又不奉詔出師

而西抵于鄧軍聲甚雄人聽日駭夫師出以律其出不

命時人不能識其指歸王者功成而作樂諸侯則否頓

之反旅于蔡也作文武順聖樂貞元御宇務求寵綬有

司請編優詔莫逆事出一時之澤樂作諸侯之庭良可

惜哉然則如頔者為知樂之可作而不知禮之不可作

者也迹其馭眾為政之術蓋初以利與害去為已任令

行禁止其源出于法家者流文深意苛有犯無赦至有

屋誅同命之慘然未嘗別白其罪以云顯戮人於於今

而冤之泊乎天恩下浹元侯入覲朝廷申婚姻之好復

以幸相待之則又干罪貶官而連起國獄縉紳之論寢

益非之謹按諡法殺戮不辜曰厲愎狠遂過曰厲請諡

為厲或曰太保由文學政事而揚厲中外卒當登壇補

唐會要

卷八十

七

亦不下至明年張正甫改為同州刺史所勅封取中書
 門下處分宰相令都省收管竟不施行太常博士王彥
 威又上表云臣聞古之聖王立諡法之意所以彰善惡
 垂勸戒使一字之褒寵逾絃冕之錫片言之貶辱過市
 朝之刑此邦家之禮典而陛下勸懲之大柄也伏以故
 太子賓客致仕于頓頊擁節麾恣行暴虐人神所怒法
 令不容擅舉全師僭作王樂侵辱中使擅止制囚殺戮
 不辜誅求無度故臣定諡為厲今陛下不忍改賜為思
 誠出聖慈實善聖政伏以陛下自臨宸極懋建大中
 善若驚從諫不倦況當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法慎名
 之時一垂恩光盡望徼倖且如頓頊之法不道而陛下
 不忍焉臣恐將來不逞之徒不法不道必有如頓頊者眾
 矣此其諡也則又引頓頊為例則陛下何處之是恩發
 於前而弊生於後矣又臣比見長藩鎮服大僚者率多
 驕淫不道誅求自後矣又臣比見長藩鎮服大僚者率多
 顧望自處或不能糾貨足刑生前網已漏鯨沒未戮而
 就木若以李吉甫近嘗賜諡引之則吉甫之相也豈犯
 上殺人乎以頓頊之恐非倫比如或以頓頊嘗入錢助國

改過來觀兩使藩國可以贖論夫傷財而害人剝下以
 奉上進家財以求幸尤不可長其漸焉自兩河宿兵垂
 七十年王師誅征瘡痍不絕其後張茂昭以易定來程
 權以滄景來故頓頊國家高爵以勸戒臣申恩以徇來者而
 襄陽名鎮也頓頊文吏也居則掖之下有崛強之名賜
 之姻親始修禮豈可持此黃政班超之絕漠匪躬
 然者則頓頊雖有游夏文可學黃政班超之絕漠匪躬
 卜式之持錢助國終恐不學黃政班超之絕漠匪躬
 惟陛下以至聖至明之姿用無偏無陂之道恩由義斷
 政以禮成使褒貶道存微倖路絕則天下幸甚右補闕
 高錢上疏曰夫諡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
 義士知勸亂臣賊子雖竊位於當時歿加惡諡者所以懲暴
 美名亂臣賊子雖竊位於當時歿加惡諡者所以懲暴
 戾垂沮勸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為此也垂範如
 此尚不能救况又墮其典法乎臣懼聞此事是垂範如
 節度使李愬奏請李愬勳臣節將陛下風聞此是垂範如
 爵祿車服第宅則可若亂朝臣節將陛下風聞此是垂範如
 曰唯名與器不以假人名器君之司也若以假人是

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矣于頃頃鎮襄漢殺戮不
辜恣行凶暴移軍襄鄧迫脅朝廷擅留逐臣邀遮天使
當先帝嗣位之始貴安反側以靖四方幸免銖鉞之誅
得全腰領而斃誠宜諡為繆厲以沮兇邪豈可曲加美
名以惠奸惡如此則是于頃生為奸臣死獲美諡竊恐
天下有識之士以為聖朝無人有此倒置伏請速追前
諡卻依太常諡為厲使
典法無虧國章不紊

信諡法無贈工部尚書渾鍊

毅諡法無贈尚書右僕射楊朝晟

魏克威捷行日魏贈太尉王鏐

圉威德剛贈太子少保張煦

夷安心好靜日夷贈太子賓客羅珣

頃精心動懼日頃贈左散騎常侍房式

郎中韋乾度駁日頃詳觀貞元之末西蜀之事逆豎劉闢

而難之初兇邪叶謀噉相聚年深事遠百不計一然

焉式自忠州刺史故蜀太師授劍南西川支度副使後

兼御史中丞又剖符蜀州是時貞元十八年也式因書

日昏睡如醉經宿乃寤訊其左右僮僕不知其所從來

禍亂始胎式遂倖姦人之意為譎怪之語謂闢曰乃者

蜀州昏病之中見公為上相盧文若為侍郎儀衛甚盛

富貴極矣他日無相忘賊聞大喜布滿郡縣自以為神

授非人力也賊每接賓客肆談論撫羣邪申號令未嘗

不以為是為先深自以為祥兆也豈不因式作異言鼓妖

孽惑亂平民堅壯兇險不然何區區之蜀璫璫之寇王

師討伐經費萬計崎嶇險阻留年乃拔何哉蓋以式深

為浹洽之辭激切器固不然何盤柢固根之甚也故太

師承貞元年八月薨其時乾度被逐攝簡州刺史名雖

守郡其質囚之明年四月追迴勒攝成都縣令其時授
 關西川節度詔命初下東川之圍未解乃召募亡命兼
 收管內鎮兵張皇虛聲煥或郡縣發兵七千馬畜三萬
 號為十五萬人轉牒蓋屋以參謀曰符載令下之日妖
 氣無匿署牒首曰關副曰式參謀曰符載令下之日妖
 氣全興下愚沸騰貪冒奸賞奔走叛命肩摩穀擊爭死
 恐後當此之時即蜀震驚田野廢業竄伏山谷邑居人
 吏分散道路如師諸軍稍繼至猖狂兇寇所聞時賊
 圍逼梓州久王師諸軍稍繼至猖狂兇寇所聞時賊
 然常規符載皆咨執禮善不義不義不義不義不義不義
 若喬規符載皆咨執禮善不義不義不義不義不義不義
 知其所止矣伏以聖上法維天之度崇納汙之德雖元
 澤滂流鼓盪昭洗然易名之典在正根源苟非其人
 可加美如式西蜀之事大節已虧缺矣何面目以求諡
 焉頃之為諡頗乖前狀請下太常重議博士李虞仲重
 議曰式之在西蜀也入人耳目其事孰矣固非愛之者
 所能粉飾而文其論惡之者所能披抉而裝其說蜀之
 此時雖女子小人亦知兇闕斷頭之有日然為其用者

乃救死于頸語其無勇烈之心斯可矣豈可盡被其附
 麗之名乎如式之干劉闢既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
 生害仁者也而駁議曰大節已虧無乃過言歟何從問
 之闢之走西川也召所疑畏者十數輩于庭將盡殺之
 而後去而式在其間賴倉皇之際闢黨有護持者僅免
 于難推嚮之論則不當如是明矣然居此時有將見危
 授命之義殺身成仁之道詰之者稱式無愧色吾不信
 也忠敬之目歟愚論之曰式也埋河南也廉宣城也何以
 無忠敬之目乃罪也無王皓棄家之心無譙元受毒之志其
 挹也闢之反天子棄墳墓乃曰願式說一夢以結其心
 罪也闢之反天子棄墳墓乃曰願式說一夢以結其心
 署一牒以張其勢豈然乎曰生吾所欲也矧自軻以下
 于是惟死而已矣然孟子曰生豈其然乎曰生吾所欲也
 哉使死之易則王諒李業虞悝馮信不足貴也矧自軻以
 不可以必死易則王諒李業虞悝馮信不足貴也矧自軻以
 異論也夫諡者易其名者不以死罪之名以懷生貶之名
 之必可言也名不正則言不順以至於刑罰不信不曰名
 此耳夫豈容易哉語曰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恍惚之

夢駁議之外無言者懼非所以詔示後世也臯陶謨曰
五刑五用哉言用刑必當其罪也刑其肢體于一時猶
須當其罪矧刑其行義揭之于千萬年
歟康誥曰敬用乃罰請依前諡為頃

復字諡

懿德贈太子郡王重潤

節愍贈太子重俊景雲元年十月太府少卿韋湊上疏
使三綱攸敘十等咸若者善善明惡惡著也善善者懸
爵賞以勸之惡惡者設刑罰以懲之其賞罰所不加者
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所以勸戒將來也斯並至公之
大猷非私情之可徇故箕微獲用管蔡為戮諡者有臣
也則其餘安可失衷哉臣竊見故太子重俊擁北軍禁
旅上犯宸居破扉斬關突禁而入騎騰紫禁兵指黃屋
孝和移御元武門避其銳兇威既逼躬出樓門親降德

音以論逆順而太子據鞍自若督眾不停俄而其黨悔
非轉逆為順或迴兵討賊或投伏自拘多祚等伏誅太
子逃竄向使同惡相濟以成不道其為禍胡可勝言於
時臣任將作少匠兼通事舍人明日孝和皇帝引見羣
臣兩淚交集曰幾不其卿等相見其為危懼不亦甚乎
今聖朝雪罪禮葬諡為節愍臣竊感焉當時韋氏逆節
未彰韋則母也太子豈有廢母之理乎又非中宗之命
而廢是劫父廢母也借使聲言父有桀紂之行人子無
廢殺之理漢武末年江充為巫蠱陷太子遂矯節斬充
因敗逃匿非稱兵詣闕無逆謀於父然身死於湖不葬
無諡至太子孫立為天子是日孝宣太子方獲葬諡曰
戾今節愍太子之行比之豈可同年而語其於陛下猶
子也而可諡為節愍乎
伏望改諡務合禮經

惠莊贈申王撝

惠文贈岐王範

惠宣贈薛王業

靖恭贈榮王琬

恭懿贈興王侑

昭成贈睿宗皇后竇氏

開元六年正月太常加后諡曰大昭成禮部員外郎崇宗之駁

日昭成皇后諡宜引聖真冠后諡之上而誤加大字非也若取單諡配之應曰聖昭若睿成以復諡配之應曰大聖昭成聖真昭成且太穆皇后武德元年五月追諡為穆皇后貞觀元年五月六日又追尊為太穆皇后上元中又追尊太穆神皇五月六日又追尊為太穆神皇元中追尊太穆神皇五月六日又追尊為太穆神皇德上元中追尊太穆神皇五月六日又追尊為太穆神皇矣太常議曰范煜著書每引帝號標於后諡之上自是一紀事標目何關連諡舊名考德撰行須存本跡豈有婦人立操必與夫同夫尊婦卑沒便連諡曰名不可之甚也漢諸后單諡者多陰后曰烈馬后曰德鄧后曰熹

閻后曰思韋忠所引薄后諡曰高皇后豈非太謬乎且聞帝懿獻皇后帝諡元非后諡曰欲將桓帝兩字為懿之諡其可得乎入廟稱后后繫於夫后朝稱太義緣於子文母既生前之名文王既沒之諡周公達禮豈令夫從於婦乎意為太常定之

惠文贈昭容上官氏

景雲二年七月追諡初昭容常引弟王昱為拾遺昱謂其母鄭氏曰

主上住在房州則武氏得志矣今有天命以能興天之所興不可二也而武三思有異志天下知之必不能成昭容為上所信而附會三思誠破家之徵願姨思之鄭以爲然言於上官韋氏及上官昱之繆言勿復信之及三思被誅李多祚索韋氏及上官昱上官始懼以昱言有徵遂乃歸心王室及草中宗遺制引相王輔政及難作以草本呈劉幽求幽求言於元宗元宗收其舊文勒成集令中書有功故此追贈開元初元宗收其舊文勒成集令中書為其序

貞烈贈魯國夫人楊氏按楊氏天后母也

孔夫子追諡文宣殷比干追諡忠烈周太公追諡武成

朝臣復諡

文獻贈司徒申國公高士廉贈并州大都督樂成縣公

劉仁軌贈太子少保梁國公姚崇贈太尉博陵王崔元

暉禮部尚書徐國公劉幽求贈司空趙城縣公裴耀卿

贈荊州大都督始興縣公張九齡贈司徒贊皇縣子李

栖筠贈尚書右僕射鄭珣瑜太常博士徐復議請諡珣瑜文獻兵部侍郎李異駁

鄭公端操特立寡言慎行及居台司有蠲逋恤人之美

有知難不汙之節雖無文若之進拔無孟子之是非無
賑施之仁無饗謬之義然足以稱賢相也夫文者大則
經緯天地次則潤色王猷周文以至德為西伯季孫以
道事其主咸諡曰文為美無以尚也亦焉用兩字然後
為備哉竊以兩字之諡或有不兼德一字不足以盡盛德
之形容故有兩字起焉然與於近古非三代兩漢之
事也夫舉典之道信其正不信其邪春秋之諡為文足矣
兩字之諡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鄭公之諡為文足矣
焉用獻哉為獻可矣焉用文哉兩字兼諡竊所未喻請
下太常重議博士徐復議曰鄭珣瑜令德清規坐鎮風
俗治人而善政浹洽作相而謀猷密勿其終始事跡當
時罕儔所以表賢易名實曰文獻夫文者煥乎大行獻
者軒然高名合而褒之厥有經義亦猶貞者煥乎大行
其功至於再三以勸事君者今奉駁亦猶貞者煥乎大行
是非無貶施無謬諤且曰二字之諡非三代兩漢之事
愚以為異之駁所謂進拔者豈不以推擇羣萃致之於
庭乎珣瑜往司銓衡既當鈞軸流品式敘英髦在朝若
無獎拔之明則何以至此但如來議寡言慎行故其端

兆不可得而窺也當先朝之日上體不平奸臣王叔文擅權作朋將害於國其視丞相如無也輕詣相府不循舊章珣瑜意雖欲誅力固不謂賑施者在禮家施不及國是非之明孰大於此夫所謂賑物之源布厚生之政曩者恤災患免逋租亦既當之矣其於篤親庇族衣無常主踐名教者誰則不行若以分孤寡之資同於賑施珣瑜之所羞言也奚謂無哉至於蹇蹇匪躬前議已書其微婉矣既承高論敢不指明德宗季年李實為京兆尹殊恩畫接貴侔無比而實以羨餘稱職莫之敢非珣瑜眾詰所由上陳利害且曰取於人而未餽其直焉得有餘是其言不可謂之無蹇蹇矣伏以國朝宰輔諡文而兼魏徵陸象先蘇瓌宋璟張說崔祐甫並諡曰文貞劉仁軌劉幽求姚元崇裴耀卿張九齡並曰文獻李元紘韓休並曰文忠薛元超曰文懿盧懷慎曰文包蘇頲曰文憲楊綰曰文簡其餘不可悉數若以文包美不宜以他字配之則房元齡狄仁傑以降昭惠貞獻忠懿成簡

皆不得其正矣我唐聲明文物垂二百年更閱羣才發揮王度豈議名之典獨未得中耶不然何輕沮之為駭正所謂但當論諡之當否不宜詰字之多少苟有不當雖一字可乎若皆允宜雖二字何害如韋巨源附會兇黨李北海奪其嘉名所言至公人則悅服今既曰賢相而又非之君子於其言豈得苟而已乎若云二字非三代兩漢之規則又異乎愚所學矣夫威烈慎觀周王之文諡也文忠文成漢祖之佐命也霍光為宣成孔光為宣烈中代之勳德也劉寬為昭烈楊賜為文烈東都之鼎臣也安謂其無二字哉況文之為名其義多矣有經緯天地焉有忠信接禮焉有寡立不懼堅強不暴焉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焉有文則魯侯與文伯歎之類皆不伯季孫之德然後可稱文則魯侯與文伯歎之類皆不為文矣故諡諡之制因時旌別有前狀議珣瑜之行曰為一代之名臣斯其旨歟謹上採禮經旁觀舊史參諸國典以定二名請依前諡曰文獻兵部侍郎李異再議曰夫諡者春秋褒貶之旨也仲尼書法隨類推廣雖一字褒貶其文猶傳蓋欲指明事業昭示後代俾後之人

懲其惡而揚其善故不可苟夫諡一字正也堯舜禹湯
周公召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諡法不載或人臣不守
彝章苟違異端威烈慎覲是也或時主之權以功德加
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元齡魏徵是也三字過也貞惠文子
也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是也三字過也公叔文子是衛君
是也亦諡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是一字即
之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記之失也以一善加一字即
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諡夫禮記非盡聖賢之意非
盡宣尼之所述也當時雜記也昔尼禮記是也若盡宣尼之
子戴聖增損刊定為小戴禮今禮記是也春秋游夏不能措
一詞以知禮記非盡宣尼所述故戴聖得非以增損也則
貞惠文子之諡衛君亂制也古今無有也非宣尼所述
又何足法哉前珣瑜和茂修整始終無缺可謂美矣至
於議行考功而度越等輩比於鄭文成梁文昭魏文貞
則不侔而諡號無差輕用國典失春秋之旨矣向者鄭
梁數公皆經綸草昧輔翼興王以珣瑜齒之豈無愧於心
灼千古言之者凜然生今而以珣瑜齒之豈無愧於心

哉夫數公者皆時王感風雲之會懷謨明之美故加於
常典以明其德亦所以篤君臣之義也然非正也權制
也若後之人非數賢之比則當循常以避賢地其劉仁
軌薛元超等加字之諡皆贖國典而味彝倫言之可為
寒心豈當舉之為訓也其餘姚元崇宋璟劉幽求或輔
相一世致治平之化或忘身徇難成中興之業又豈非
瑜之比以典選為進善以辭疾為嫉惡皆向口為辨非
守典確論也夫以典選者皆為進善耶若然者則國家
有天下二百年何裴行儉馬戴盧從善耶若然者則國家
於時也循資置署謂為進善皆異乎余之所聞也又珣
瑜之病數月而終豈偽疾也哉借使偽疾猶可責也昔
子路之病數月而終豈欲殺身徇難而珣瑜履台輔之重
當危難之際居平則享其高爵厚祿而珣瑜履台輔之重
以此為是非之明即董狐之書趙盾為妄作也珣瑜之
辭疾可責而太常舉以為德信君臣之義非常人之所
知也珣瑜之下詔李實誠中其病可謂美矣然則珣瑜
自始筮仕至於啟手足垂四十年歷諫職持風憲其忠
規激發恐有過於此者今第舉其詔李實未為多也謂

為蹇諤者眾矣豈能使汲黯魏徵有慚色哉前吳諤云
 三代兩漢無兩字之諫此未學之過也無荀令君之進
 善無孟軻之是非無文子之賑施無周舍之蹇諤以珣
 瑜之行清而無缺可謂掩之不足辨也今所議兩字之
 諫亦又不當其議故不足斥也前異之言過也但兩字
 之諫加等之美以蕭何房元齡言不在珣瑜也異雖不
 敏而於言諫美以惑人聽此當所激而不平也終不欲
 有以齒於蕭何房元齡之宗又不欲有造次擬於魏文
 貞姚元崇宋璟劉幽求之讜言悟主茂績殊勳也夫前
 車之覆後車所以易轍也前有司之失後有司當以矯
 之也不矯之則逶迤遂遠後至於亂制也此有國之誠
 也若威烈慎覬孔光劉寬薛元超之同於馮湯文武蕭
 何霍光房元齡魏徵前有司之過也後之專筆削者宜
 有以矯之也不矯之則典禮寢亂矣有司不可以九而
 效之也不可黨所見而遂僭典也鄭珣瑜兩字諫請下
 太常重議若一字不足盡珣瑜之盛德必須兩字則敢
 俟再告竟從
 復議諫文獻

文貞贈太尉鄭國公魏徵贈司空許國公蘇瓌贈尚書

左丞相兗國公陸象先贈太尉廣平郡公宋璟贈太師

燕國公張說太常卿初諫為文貞左司郎中楊伯威駁

束名教固無虛譽是存實錄準張說罷相制云不肅細
 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石防闕周
 身未免瓜李之嫌而諠眾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
 也人之斯玷焉可道也諫曰文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
 更據行事定諫工部侍郎張九齡又議請依太常為贈
 定眾論未決上為制碑文賜諫曰文貞眾議始定
 太傅崔祐甫贈太子太師牛僧孺大中十三年十二月
 中書侍郎平章事白
 敏中上疏請行贈諫上
 從之請下太常諫之

文懿贈禮部尚書永興縣公虞世南貞觀十二年十一月
 月勅虞世南學綜

古今行篤終始至孝忠直事多宏益易名之典抑有舊章前雖諡懿未盡其美可諡日文懿贈太師

王起

文昭贈太尉梁國公房元齡贈司徒鄭畋

文忠贈尚書右僕射河南縣公褚遂良贈太子少傅清

水縣男李元紘贈太子少師宜陽縣子韓休贈司徒魯

郡公顏真卿

文康贈太常卿陽翟縣公褚亮

文惠贈司空梁國公狄仁傑

文憲贈尚書右僕射許國公蘇頌贈太尉衛國公杜鴻

漸

文成贈荆南大都督漁陽縣伯盧懷慎

文孝贈禮部尚書王珣

文簡贈司徒楊綰初太常諡楊綰為文貞比部郎中蘇以嘉善而退惡為列辟之明典也美惡無私褒貶必當將諡文貞者稽法考事恐非光允時論發揚來訓矣夫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為長者首舉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逼又知載墮壞綱紀心二於君既懼其疑因而疏間有口皆知載惡而獨會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表正詞全志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晏安自奉優游

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
 隱耶豈懷道無毒耶非謂文貞亦明矣泊元載將謀不
 忠罔聖蔽聰嗇恩於下招怨於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
 之戍西郊虜人無弔災之惠磁邢堅義之士將死復生
 梁宋傷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絕
 之使王澤不及於下為行路所歎而楊公當聖上維新
 之時居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速言乃
 寂起悟禁閉謨猷食萬錢之賜虛承一心之願使防河
 之人家聞采菘之歎近甸諸邑多興祈父之憂豈慈惠
 愛人乎既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憂何以謂
 之貞矣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有報祖宗下以
 處子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
 無私廟寧使人世闕敬祖之禮位極無祭禰之宮凡在
 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大義克就愍仁接禮之義矣曰文
 與貞曷可以議聖人立說有公無私所以周宣不敢私
 於父諡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諡曰戾百王明制列聖
 通則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修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
 居此諡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

蘇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眾諡文貞者不過
 數公至於燕國公張說先朝翰能名節昭著省司尚謂
 不可至今人故稱之由是言之焉可比德請牒太常更
 詳他諡以守彝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漢黃泉之
 魂免慙於蘇魏大歷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別勅諡為文簡
 贈司空鄭肅

懿文贈太子太保薛元超

景武贈司徒衛國公李靖

貞武贈太尉英國公李勣

忠武贈司徒鄂國公尉遲敬德贈太師汾陽郡王郭子

儀贈太師西平郡王李晟

莊武贈太傅北平郡王馬燧贈太師劉濟

武烈贈太尉霍國公王思禮

忠獻贈太師魏國公裴光庭

忠簡贈太尉安定王武攸暨

忠烈贈中山郡公王峻贈太子少傅薛景仙贈太尉段

秀實

興元元年二月諡忠烈初朱泚盜據宮闕也泚以
秀實嘗為涇原節度頗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為蓄
憤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秀實初詐從之陰說大將
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
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遂皆許諾泚時遣其將
韓旻領馬步三千疾趨奉天時蒼黃之中未有武備秀
實以為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教其竊
令言印不遂乃以司農印倒印符以追兵還至洛驛得

覬莫辨其印惶遽而迴秀實謂海賓等曰旻之來吾黨
無類矣我當直搏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
乃與海賓約事急為繼而令言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
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
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
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從汝
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頰流血匍匐而走兇
徒愕然初不敢動而海賓等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
反何不殺我兇黨羣至贈太師王武俊贈太尉張允伸
遂遇害焉至是加褒贈

忠壯贈揚州大都督襄國公段志元贈瀛州刺史平原

縣公劉感

忠孝贈尚書右僕射郇國公韋陟

忠貞贈司空邠國公韋見素

忠惠贈戶部尚書太原縣公王翊

忠勇贈武威郡王李嗣業

忠肅贈太傅鄭國公韓滉贈太子太師王處存贈觀軍

容使楊復光

貞褊贈司空宋國公蕭瑀

太常初諡曰德尚書省諡曰蕭太宗以易名之典必考其

行蕭瑀性多猜貳有失其真更據實諡曰貞褊

貞穆贈工部尚書范陽郡男張廷珪贈司空李珣

貞肅贈尚書右丞相魏縣公杜暹

初諡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都官員外

郎韋康廉駁曰暹有忠孝之美太常所諡不盡其行博士裴總執曰杜尚書往以墨纒受職事雖奉國不得為

孝請依舊為定暹子孝友詣闕陳訴上聞而更令所司詳定竟諡曰貞肅

貞簡贈太傅汧國公李勉贈司徒李藩

貞烈贈侍中潁川縣公韓瑗贈兵部尚書盧奕

太常博士獨孤

及議曰盧奕剛毅樸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陷沒於時東京人士狼狽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全妻子或競先策蹇爭脫羿鼓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仗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身勢窘力屈以朝服就死猶慷慨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色西面辭君而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懟奕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忠於何有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元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姆而火

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
 愛死而賈禍以為死輕於義而捐生古史書之使事君
 者勸然則祿山亂大於里不奕廉察之任切於元冥之
 官分官所繫不啻於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於斯時
 也與能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
 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
 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義謹案諡法圖
 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
 室可謂圖國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歷官
 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
 秉德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
 忠純可謂遵業請諡曰貞烈從之

貞憲贈太傅趙憬

肅愍贈秦州都督平陽王敬暉

昭定贈太常卿河東郡公薛訥

恭肅贈益州大都督河東郡侯張嘉貞贈故刑部尚書

右僕射李遜

獻穆贈太尉冀國公裴冕

襄愍贈戶部尚書史翺

簡懷贈開府儀同三司王珣

成肅贈太保張延賞贈太傅薛平

莊威贈司空李元諒

獻武贈太師張茂昭

威武贈宣武節度使劉元佐贈司徒高崇文

忠穆贈太保嚴震贈太傅王景崇

襄武贈太尉劉悟

敬勇贈司空李昭德

毅勇贈禮部尚書崔無誼

忠愍贈司徒武元衡贈故鎮州節度使太師田宏正

貞惠贈禮部尚書劉通

貞孝贈太子太保權皋贈太師崔安潛贈司空楊於陵

宣憲贈司空杜黃裳

宣簡贈吏部尚書崔邠

景襄贈司徒王士貞

懿穆贈太尉烏重允

元靖贈太傅賈耽

恭惠贈太傅董晉贈司徒竇易直

繆醜贈尚書右僕射韋綬博士劉端夫諡通醜博士權安復諡為繆醜

武烈贈司徒曲瓌

安簡贈太傅杜佑初太常博士柳應規諡佑忠簡博士尉遲汾又議曰佑之寬容得眾全和

葆光不病於物類其能考終得不為寬容乎和好不爭自卑仕而極重任一心於治以惠物潔行廉正人無尤怨得不為一德不
懈乎請諡為安簡

靈愍贈兵部尚書盧虔

成縱贈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

太常博士崔韶

請諡口荒左司郎中韋宏景請下太常重議博士王炎改諡成縱二議交持故事不行爾後太常王彥威議曰元載諡成則不得為縱諡縱則不得為成成縱兼施美惡齊致考之常法實不通經夫蕭瑀諡貞詔命加福事出恩制不可據依爾後崔韶以平厲諡楊炎以壯繆諡伊慎此皆惑於貞福混淆不可之文詳在駁議今明其說恐誤後來

平厲贈故左僕射楊炎

初諡肅愍左丞孔戣駁請下太常重議太常博士崔韶請諡曰

平厲刑部侍郎劉伯芻又駁請

下太常更加議定太常未報

壯繆贈太子太保伊慎

崔韶請諡曰壯繆吏部尚書韓臯駁議未報

宣武贈太師范希朝

太常博士馮定請諡忠武禮部員外郎王源中駁博士王塾

常請如前諡忠武王源中重駁博士王塾改諡宣武未經會議聞奏故不載其文

恭懿贈禮部尚書齊映贈司徒李吉甫

太常請諡吉甫曰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為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駁議曰古者易名請

諡禮之典也處大位者舉其巨節蔑諸細行昭範當世彰示後人然後書之垂於不朽善善惡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焉走喪貶是非之宜混同異紛綸之論李吉甫稟氣生材乘時佐治博涉多知含章炳文燮贊陰陽經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而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豐致台哀大權在已沉謀罕成奸惡徇情輕諾寡信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人臣之翊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恥農人不得在畝紡

婦不得在桑耗賦斂之常資散帑廩之中積徵邊徼之
 備竭運輓之勞僵尸流血齒骸成岳酷毒之痛號呼無
 辜而絕羣生逮今四載禍亂之兆實始其謀遺君父之
 憂而豈得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
 可以枉致為資畫著體理不顯不競而豈妨令美當削
 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擒翦東吳則記謨廊廟之輔
 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取其輕而捨其所
 重錄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
 受授無守而曰慎才以輔斥諫諍之士於外豈不近之
 蔽聰乎舉忠烈之廟於內豈不近之匿愛家範無制而
 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乎謹按諡法
 日敬者夙夜警戒敬以直內而不肅何以刑於外憲
 也者則也法也戴記曰憲章文武又曰發慮憲義以為
 敬恪終始載考厯位未嘗劾一法官讞一小事獄及居重
 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
 與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惟密異日詳制貽諸史官
 請俟蔡寇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議亦未為遲憲
 宗方用兵惡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為遂州司馬勅諡

曰恭

莊肅贈太師北平王羅宏信

孝穆贈左僕射楊嗣復

昭襄贈太子太師崔圓

貞壯贈尚書令羅紹威

雜錄

貞元十一年司徒馬燧葬有司諡曰景武上曰景太宗

皇帝諡改莊武可也

元和三年鎮州王士貞薨其子承宗不順不加諡太常

博士馮宿以爲懷柔之義不可遺其忠勞請加美諡從之

其年正月中書門下上言故中書令漢陽郡王張柬之故侍中平陽郡王敬暉故中書令扶陽郡王桓彥範故中書令博陵郡王崔元暉故中書令南陽郡王袁恕己等五人得史館報並未有諡詔張柬之等皆書勳國史配饗廟庭賜諡易名義光百代宜令所司卽與定諡聞奏時柬之曾孫曠以諡事詣中書陳訴宰臣上聞因令有司授曠官四月有司奏上功臣五王諡諡議請諡張

柬之爲文貞桓彥範爲忠烈敬暉爲貞烈崔元暉爲文忠袁恕己爲貞烈從之

五年二月考功奏當司三品以上準格合請諡官準貞元七年格文奉寶應二年正月十八日勅節文佐史錄行狀陳請考功詳覆訖下太常定諡者近日以來撰錄行狀多非佐史旣乖事實又違格文伏請從今以請諡行狀準勅文須是佐史勅旨宜令門下佐史撰錄行狀以憑詳覆

十四年都省奏請諡家子弟及門生故吏請立限未葬

以前陳狀其家在遐遠及別有事故者任至一年內陳狀到考功一月內檢勘下太常禮院受牒後一月內定牒報考功毓德邱園節行特異無官及位卑者任所在長吏奏請仍許不拘年限未立節限以前合請諡未請者家在城者任六箇月內於所司申請家在外者亦許至一年內申請立節限後如過限外全不請諡其中有善惡尤者可存勸誠請委考功訪察行實便請牒下太常禮院定諡庶使善必見稱惡無幸免都省奏伏準太常博士李虞仲奏凡官秩合得請諡者必先葬期請於

考功牒送太常寺禮院然後一月內定諡者伏奉三月二十五日勅宜令尙書都省與考功及太常禮院更審條流明立節限聞奏者今與考功郎中蕭祐太常博士李虞仲等商議具條流節限如前勅旨依奏

舊制勳官上柱國已下至武騎尉爲十二等有戰功者
 各隨高下以授岑文本謂資高而勳卑者皆從卑敘至
 貞觀十九年四月九日太宗欲重征遼之賞因下制授
 以勳級本據有功若不優異無由勸獎今計高麗其從
 駕爰及水陸諸軍戰陣有功者並特聽從高品上累加
 六軍大悅

唐會要卷八十一

宋

王

溥

撰

勳

舊制勳官上柱國已下至武騎尉爲十二等有戰功者
 各隨高下以授岑文本謂資高而勳卑者皆從卑敘至
 貞觀十九年四月九日太宗欲重征遼之賞因下制授
 以勳級本據有功若不優異無由勸獎今計高麗其從
 駕爰及水陸諸軍戰陣有功者並特聽從高品上累加
 六軍大悅

唐會要 卷八十一
顯慶元年九月二十二日置驃騎大將軍爲武官散位
從一品

五年八月制郡公出身品正六品下縣公從六品上侯
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子從七品上男從七品下

龍朔五年七月詔諸王子承嫡者封郡王出身從四品
下眾子封郡王出身從五品下

咸亨五年二月以國初勳官名號與今日不同乃下詔
申明各以類相比武德初光祿大夫比今日上柱國左
光祿大夫比柱國右光祿大夫及上大將軍比上護軍

金紫光祿大夫及將軍比護軍銀青光祿大夫及上開
府比上輕車都尉正議大夫及開府比輕車都尉通議
大夫及上儀同三司比上騎都尉朝請大夫及儀同比
騎都尉上大都督比驍騎尉大都督比飛騎尉帥都督
比雲騎尉都督比武騎尉

神龍元年十月三日勅賜爵勳階與國公者累至郡公
外餘爵聽迴授子孫若制勅四階先是三品已上者每
階迴賜爵一級如及郡公外亦許迴授卽計階至正六
品上及正四品上淮格例未合入五品三品者每一階

迴賜勳一轉

開元十七年十月諸敘勳應加轉者皆於勳官上加若無勳官一轉驍騎尉敘三品於飛騎尉敘四品於雲騎尉敘五品已下於武騎尉敘其官當及免官免所居官計隆卑於此法者聽從高敘司勳格加累勳須其小勳攤銜送中書省及門下省勘會并注毀小勳甲然許累加授武騎尉每一轉加一等諸勳官犯除名應敘者二品于驍騎尉敘

二十四年二月五日勅諸刺史縣令與朕共治情寄尤切等數宜加諸州都督刺史五府長史都護及縣令每

有制加勳階賜物并同京官

太和四年五月十五日司勳奏應考少未合敘三品階人准格請迴階充勳者每階聽迴勳充一轉如申文解到省檢勘差錯其勳便請落下

會昌五年正月制上柱國前代勳謂之八柱國品居第一宜峻寵章自後非特恩不在累敘之限

天祐二年六月十六日勅司勳所掌勳及十二轉上柱國柱國上護軍護軍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上騎都尉騎都尉驍騎尉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等勳有遷陟以

顯勤勞近年已來止敘柱國恥轉輕車殊不知上柱國已比二品上輕車已比四品官既敘烈勳亦近隆今後宜復故事施行庶止僥倖之路

階

舊制敘階之法有以封爵謂嗣王郡王初出身從四品下敘親王諸子封郡公者從五品上國公縣公侯及伯子男遞減一等有以親戚謂皇帝親正六品上及皇太后伯子男遞減一等有以親戚謂皇后親正六品上及皇太后伯子男遞減一等有以親戚謂皇親從六品上皇后小功總麻皇后大功親皇正七品上依本服降二等敘娶郡主正六品上娶縣主正七品上外戚各依本服降二等敘娶郡主正六品上娶縣主正七品上有以資蔭謂柱國已下遞減一等有以資蔭謂

品子正七品上敘至從三品子遞降一等四品五品各有從正之差亦遞降一等從五品並國公子八品下敘三品已上蔭曾孫五品已上蔭孫降一等曾孫降一等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散官同職事若三品帶勳官即依勳官品同職事蔭四品降一等勳官二品郡縣公子准從五品孫縣男已上子降一等勳官二品子又降一等從五品孫縣男已上子降一等勳官二品子又孫准正三品蔭子有以秀孝謂秀才上第正八品上第從八品下明經降秀才三等進士明法甲第從九品上乙第降一等若本蔭高在秀才明經上第加本蔭四階已下遞降一等若明經通二經已上每一經加一階及官人通經者後敘加階亦如之凡孝義旌表門閭者出身從九有以勞考謂內外六品已下四考滿皆中者上下考得以上考除之兼有應入三品五品者皆特別制而進之不然則否

乾封元年正月十日勅文內外官九品以下加一階七品以上宜加一階八品已下更加勳官一轉泛階自此始也至宏道元年十二月四日赦文見任內外官五品已上經四考及守五品經三考六品以下計滿三考政有清勤狀無私犯者各加一階

蘇氏記曰乾封以前未有泛階之恩應入三品者以恩舊制特拜入五品者因選敘計階至朝散大夫已上奏取進止每年量多少進取餘並從本品授官若滿三計至者卽一切聽加自乾封已後有泛階入五

品三品

永淳元年正月詔曰比來文武官計至三品一計至者多未甄擢再計至者隨例必升賢愚一貫深乖獎勸今後一計至已上有在官清慎材堪應務者所司具狀錄奏當與進階若公正無聞循默自守及未經任州縣官雖再經計至亦不在加階之限

萬歲通天元年七月四日制文武官加階應入五品者並取出身歷十三考已上無私犯進階之時見居六品及七品已上清官者應入三品取出身二十五考已上

亦無私犯進階之時見居四品者自外縱計階應入並不在進階限其奇才異行別効殊功者不拘此例至開元十一年二月五日勅自今以後泛階應入五品以十六考爲定及三品以三十考爲定其名賢宿德及異跡殊狀雖不逢泛階或應遷改之次年考與節限同者亦以名聞仍永爲常式至其月二十八日內外官承泛階應入五品者制出日經三十考見任四品官本階正四品上其考須先已申考訖階須已授告身其新考雖未校成檢勘無勾留私犯亦許通計爲考其殿中侍御史

補闕詹事司直京兆河南府判司太常博士應入品並同六品官例

證聖元年懷州獲嘉縣尉劉知幾上表曰臣聞君不虛授臣無虛受授受無失是曰能官又曰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皆聖賢之通論也惟漢世有賜爵一級恩澤封侯此乃曠古殊恩千載一遇非是頻煩渥澤每歲常行者也今皇家始自文明迄於證聖其間不過十餘年耳海內具寮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無功獲賞徼倖實深其釐務當官尸素尤眾每論說官途規求仕

進不希考第取達唯擬遭遇便遷或言少一品未脫碧衣待一階方被朱服遂乃早求笏帶先辦衫袍今日御則天門必是加勳一轉明日饗宣陽觀多應賜給一班既而如願果諧依期必獲得之者自謂已力受之者不以爲慙至於朝野宴聚公私集會緋服眾於青袍象板多於木笏望自今後稍節私恩使士林載清人倫有敘聖曆二年三月制有能通九經者特授朝大夫通三經已上者進兩階並隨材擢用

神龍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勅六品已上官綠州縣改人

上中下階品與元授不同者宜依舊任考滿日依本資選敘不須改動者

開元三年八月十七日勅官不濫昇才無虛受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左賢右戚豈資於繆賞駙馬都尉從五品階受自先朝頗虧前式穠華帝降紫艾先登不循舊章有紊彝典宜遵古訓以革踰弊俾九族無私干官有敘自今已後駙馬階宜依令式仍借紫金魚袋
大曆十三年正月特加朝議郎守門下侍郎平章事常袞九階爲銀青光祿大夫

貞元二年十月庫部郎中知制誥張濛奏伏准貞元元年十一月制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者臣謹詳制旨本以三品已上其階已貴故賜爵四品以下其階未貴故加階伏緣請條不標所限司封據品通取職官其有官是三品已上階是四品已下者遂以階敘階又以官敘階爵比於官階等者受賜偏優臣欲准狀覆成則慮於比濫檢條破格復無以依憑官既隨用則遷階乃累考方至泛恩敘爵理合從階若許兼約職官伏恐競爲覲倖臣今謹具賜爵例如前望爲永式勅

旨依奏

三年正月中書舍人高參奏准貞元二年十月勅准制三品已上賜爵一級並以三品階爲限者其有以五品受賜者並未標格限所司檢勘不備其貞元元年十二月制五品已上賜爵一級亦請以五品爲限仍望爲常式依奏

六年六月吏部奏准格內外官承泛階應入五品者制出日須經一十六考見任六品官本階加正六品上應入三品者制出日經三十考見任四品官本階加正四

品上自建中元年六月初有特勅諸道將士准制加泛階爵勳等特許不檢勘注擬其正員官不在此限日後有司因循以例破格應試官敘階並不限官品其中或官是九品階稱朝議郎或官是六品階稱正議大夫加一泛階並入三品五品伏以元勅制令不檢勘無不限官階之文若以例判成卽階違格令請別立條限漸歸舊章應將士兼試官敘泛階奏勅已到令入三品者矜其勞効須有優獎其官階相當並請不限考數檢當任一銜有實許與結敘其階高官卑者請准格處分

十年五月勅諸軍功狀內其判官等既各有年限並諸色文資官不合軍行自今以後更不得敘入戰功其掌書記及孔目官等亦宜准此如有灼然功效可錄任具狀奏聞

十二年四月裴延齡自朝請大夫特加銀青光祿大夫十五年十二月勅內侍省自今以後高品官白身等官至五品已上合結朝散大夫等階及准格母妻合得邑號并結階累勳階者並宜當司磨勘具銜奏來
元和十三年六月制書云舊例皆云三品以上賜爵三

唐會要 卷八十一
品爲銀青光祿大夫雲麾將軍已上若職事官雖是三品散官四品以下並不得敘爵但有三品以上散官雖四品職事官並合敘爵其所敘爵止於郡公其郡公更蒙賜爵卽聽迴授其國公及封王並須特恩不在敘限其國公及封王准賜爵亦聽迴授其制書中有諸色職掌臨時處分其職掌卽不限高卑准制便敘有司更不得妄授須三品階例近日有司起請中往往有言其敘爵須限職事三品官此乃深昧典章紊亂綱紀其敘階據制書舊例四品已下階四品謂正議大夫忠武將軍

都不繫職事官內外官敘三品者皆須文武散官至四品上敘五品者皆須文武散官至六品上如四品階并是通議大夫壯武將軍以下六品階承議郎昭武副尉以下雖制書中累加散階亦在不敘三品五品之限如一制中累加散階亦不得先敘一階至正議大夫忠武將軍朝議郎昭武校尉因續取制書中所賜皆敘三品五品永宜禁斷如兩制書日月相近亦准前不得累敘直須制書出時以正議大夫忠武將軍朝議郎昭武校尉已成方得敘三品縱制書中有優勞合加數階入三

品止於銀青光祿大夫雲麾將軍入五品至於朝散大夫游擊將軍不在累敘金紫光祿大夫冠軍大將軍以上階並須特恩不合累敘其外命婦封內外官母妻各視其夫及子散官品令不得約職事官品文武五品階爲縣君四品階爲郡君三品已上階爲郡夫人卽止其國夫人須待特恩不在敘例如至郡夫人又有制書賜封卽改爲郡夫人受新恩履歷而已

十三年六月中書省奏應敘錄將士兼試官加泛階入三品五品伏准貞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吏部所奏具

有科條近日因循多不遵守遂名器具濫昇進無章須重申明冀絕僥倖自今已後應敘錄入五品三品階者並請准前勅處分其正三品以上階准格式須有特恩不在用考累敘之限從之

會昌四年正月內侍省奏內侍省敘階長定格著紫供奉官及衛內有賜紫官敘階不得過金紫光祿大夫著緋供奉官及衛內有賜緋官敘階不得過正議大夫著綠供奉官及衛內有賜綠官敘階不得過朝議郎勅旨內侍省官敘階起今以後宜依前件其會昌二年四月

准制合與擬階者便依此處分其銜內無賜緋官先校朝散大夫以上階者宜令仍舊不得即與改轉以後如有特恩勅別宣與改轉者即不在此限永為定規

用廕

景龍二年七月七日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者許同見任職事官聽子孫用廕制令施行

開元四年十二月勅諸用廕出身者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正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

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子從八品下三品以上廕曾

孫五品以上廕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

正官廕一等死王事者與正官同散官同職事若三品帶勳官者

即依勳官廕四品降一等五品降二等四品五品帶勳官者不在廕會

孫之郡縣公子准從五品廕縣男已上子降一等勳官

二品子又降一等即二王後子孫准正三品廕戶部格

勅應用五品以上官廕者須相銜告身三道若歷任官

少據所歷任勘如申送人色有假濫者州縣長官上佐

判官錄事參軍並與下考仍聽人糾告每告一家賞錢

五十千錢出廕人及與廕家

天寶三載九月二十七日詔頃敘功勞累增勳級上柱
國外許及周親是謂賞延載榮宗族迴充賜物匪厚朝
恩其淮格上柱國外有餘勳無周親折給賜物宜停仍
永為常式

六載正月十二日赦文內外文武官五品已上官父祖
無資廕者其所用廕宜同子孫用廕之例
大中十四年十二月鄭薰為吏部侍郎時有德音官階
至朝散大夫許封贈至正議大夫廕一子至光祿大夫

門設棨戟一日內侍省高品以階至正議請廕子仍較

大厯中魚朝恩舊例薰批曰正議大夫誠宜廕子比同

高品不拘此例自是無復請者

考上

武德二年二月上親閱羣臣考績以李綱孫伏伽為上
第上初受禪以舞人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綱上疏論諫
伏伽亦諫賞獻琵琶弓箭者及請擇正人為太子諸王
師友皆言詞激切故皆陟其考第以旌寵之
貞觀三年尚書右僕射房元齡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巡按勘問王珪不伏舉
按上付侯君集推問秘書監魏徵奏稱必不可推鞠且
元齡王珪國家重臣俱以忠直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
一人兩人不當終非有阿私若卽推繩此事便不可信
任何以堪當 皇委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鞠
若虛失委大 臣之體且萬紀比來恆在考堂必有乖違
足得論正當 時鑒見初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
發在已愼怒 是誠心爲國無益於上有損於下所惜
傷於治體不 日有所阿爲遂釋不問

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竊見流內九品已上令
有等第而自比年入多者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
考者臣謂令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
也縱朝廷實無好人猶應於見在之內比較其尤善者
以爲上第豈容皇朝之士遂無堪上下之考者朝廷獨
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不知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
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爲上上其次爲上
中其次爲上下次爲中上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
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勅散位一切以門廕結階品然後

依勞進敘凡入仕之後遷代則以四考爲限四考中中進年勞一階每一考上中進一階一考上上進二階五品已上非特恩刺史無進階之令

上元二年大理寺丞狄仁傑考中上考使尙書左僕射劉仁軌以新任不錄大理卿張文瓘稱獨知理司之要仁軌乃驚問公斷幾何獄文瓘曰歲竟凡斷一萬七千八百人仁軌乃擢爲上下考
三年滕王元嬰爲全州刺史頗縱驕逸動作無度高宗書戒之極爲至切又勅之曰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

王於理今書王下下考以媿王心

開耀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勅縣令有聲績可稱先宜進考員外郎侍御史京兆河南判司及自餘清望官先於縣令內簡擇

開元三年正月五日勅內外官考滿所司預補替人名爲守闕特宜禁斷縱後有闕所由不得令上

其年六月八日勅刺史能否郎官御史出日較量殿最定爲五等奏聞考集日考使與左右丞戶部長官重詳覆類例考限內錄奏以憑升黜

四年四月七日勅選人既多比銓注過謝了皆不及考遂使每一年選人卽虛破一年闕在於公私俱不利便自今已後官人初上年宜聽計年終以來滿一百日許其成考仍准遷考例至來年考時併校永爲常式十四年御史大夫崔隱甫充校外官考事舊例皆委參問經春未定隱甫召天下朝集使一時集省中一日校考便畢時人伏其敏斷

十七年三月中書舍人張均其父左丞相說校京官考時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午義不務私

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道載參墳典例絕常功恭聞前烈尤難信任豈以嫌疑敢撓綱紀者以上下又刑部尙書盧從愿頻年充校京官考使中丞宇文融承恩用事以檢戶口功本司校上下考從愿抑不與之頗以爲恨遂密奏從愿廣占良田至有百頃上嘗擇宰相有薦從愿者以此遂寢

十八年勅京官考滿帶祿選有本司要籍奏留請不用闕者所有選數不須與成勞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勅諸州考使六品已下朔望

日朝宜准例賜食

二十八年三月二日勅先是內外六品應補授官四考滿待替爲滿是日制令以歲爲滿不待替縣令知倉庫供奉伎術及充綱領等不在此限至其年十二月十六日勅內外六品已下官依舊待替其無替者五考滿後停

天寶二年八月五日考功奏准考課令考前釐事不滿二百日不合成考者釐事謂都論在任日至考時有二百日卽成考請假停務並不合破日比來多不會令文

以爲不入曹局卽爲不釐事因此破考臣等參量但請俸祿卽同釐事請假不滿百日停務不至解免事須卻上其考並合不破若有停務逾年不可更請祿料兼與成考勅旨從之

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勅所校內外官考准令京官正月三十日進單數二月三十日進挾名外官二月三十日進單數三月三十日進挾名自今以後並了日一時挾名奏不須更進單數至六月七日吏部侍郎李彭年奏准例出身已來至合檢覆中間已敘五品勘責皆有所

憑今重檢尋恐爲煩擾如曾經勘責敘成者請從五品以下勘檢其五品已前但勘考數足卽爲進敘勅旨依乾元二年二月御製郭子儀李光弼苗晉卿李麟李輔國考辭

寶應元年十月吏部奏准今年五月勅州縣官自今已後宜令三考一替者今數州申解疑三考後爲復待替到爲復便勒停請處分者今望令已校三考官待替到如替人不到請校四考後停

二年正月考功奏請立京外按察司京察連御史臺分

察使外察連諸道觀察使各訪察官吏善惡其功過稍大事當奏者使司案成便奏每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具狀報考功其功過雖小理堪懲勸者按成卽報考功至校考日參事跡以爲殿最閏月考功又奏內外員外郎官等除合在定數外准勅並任其所適旣不入曹無憑檢考比來或有申者卽與見在同奏檢勘之時成破不一文案混雜條流未明臣等商量望請自今以後內外文武員外同正及試官除合在任外一切不在申校之限並聽從授日計考准中中例敘用從之

大曆十三年正月勅捉獲造偽及光火強盜等賊合上
考者本州府當申刑部建中初嚴震爲興鳳兩州團練
使理行爲山南第一特賜上下考封鄖國公二年六月
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杞奏准六典中書舍人給事中充
監中外官考使依奏至三年閏正月復置監考使
貞元元年九月以刑部尙書關播吏部侍郎班宏爲校
內外官考使

其年十二月勅六品以下本州申中上考者納銀錢一
千文市筆墨朱膠等者元置本五分生利吏部奏見有
餘自今以後其外官京官考錢並請勅停依奏

二年九月考功奏校京官外官考使准舊例差定聞奏
勅其校考使宜停其考課付所司准式校定

三年三月詔以停減天下官員其停官計日成考兩考
者准舊成資准常式兩考以下至來年五月三十日處
分

四年正月勅文九品已上正員及額內官得替者委諸
長吏聞薦見任者三考勅停

七年八月考功奏准考課令諸司官皆據每年功過行

能定其考第又准開元天寶以前勅朝官每司有中上考亦有中中考自三十年來諸司並一例申中上考且課績之義不合雷同事久因循恐廢朝典自今以後諸司朝官皆須據每年功過行能仍比類格文定其升降以書考第不得一例申中上考應諸司長官書考不當三品已上具銜牒上中書門下四品已下依格令各准所失輕重降考是月考功又奏准諸司官皆據功過定其考等自至德後一切悉申中上考今請覆其能否以定升降從之自諫議大夫給事中郎官有書中中考者

尚書左丞趙憬言前薦果州刺史韋誕坐贓廢請降其考校考使吏部尚書劉滋以憬能言其過奏中上考其年十二月校外官考使奏准考課令三品以上官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考並奏取裁注云親王及大都督亦同伏詳此文則職位崇重考績褒貶不在有司皆合上奏今緣諸州觀察刺史大都督府長史及上中下都督都護等有帶節度使者方鎮既崇名禮當異每歲考績亦請奏裁其非節度觀察等州府長官有帶臺省官者請不在此限

八年七月班宏遷刑部侍郎兼京官校考使時右僕射崔寧兵部侍郎劉迺上下考宏正議曰今夷荒靖難專在節制尺籍伍符不校省司夫上多虛美之名下開趨競之路上行阿容下必朋黨因削去之迺謝之曰迺雖不敏敢掠一美以徼二罪乎

其年十月以刑部尚書劉滋爲校外官考使吏部侍郎杜黃裳爲校京官考使給事中李巽宜監京官考中書舍人鄭珣瑜宜監外官考
九年七月制縣令以四考爲限無替者宜至五考

十年二月刑部奏准建中元年正月十七日勅諸州府五品已上正員及額內上佐宜四考停其左降官不在此限者五品不降旣不許停祿料六品已下未復資已經四考者未量移間其祿料伏望亦許准給勅旨祿料宜准天寶六載七月十四日勅處分餘依常式
十四年六月盧邁自司門郎中遷右諫議累上表言時事轉給事中屬校定考課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時人重之

元和二年五月中書門下舉今年正月勅文上言國家

故事於中書置具員簿以序內外庶官爰自近年因循遂廢清源正本莫急於斯今請京常參官五品已上前資見任起元和二年量定考數置具員簿應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令諸陵令五府司馬及東宮官除左右庶子王府官四品已下並請五考其臺官先定月數今請侍御史滿十三月殿中侍御史滿十八月監察侍御史依前二十五箇月與轉三省官並三考外餘官並四考外其文武官四品已下並五考商量與改尚書省四品已上餘文武官三品已上緣品秩已崇不可限以

此例須有進改並臨時奏聽進止其權知官須至兩考然與正授未經正授不得用權知官資改轉其中緣官闕要人及緣事須有移者卽不在常格敘遷之限諸道及諸司副使行軍司馬判官參謀掌書記支使推官巡官等有勅充職掌帶檢校五品已上官及臺省官三考與改轉餘官四考與改轉

元和七年勅諸司府參佐檢校試官從元授官月日計如是五品已上官及臺省官經三十箇月外任與改轉餘官經二十箇月奏改轉若是未經考使有故事及停

替官本限之外更加十箇月卽任申奏

十四年十二月考功奏自今以後應注考狀但直言某色行能某色異政某色樹置某色勞効推斷某色獄糾舉某色事便書善惡不得更有虛美閒言其中以下考亦各言事狀然注考並不得失於褒貶如違據所失輕重准令降書考官考又奏自今已後其有政能卓異清苦絕倫者不在止於上下考限依奏又奏據寶應二年勅御史臺分察使及諸道觀察使訪察官吏善惡功過稍大事當奏聞者每年九月三十日具狀報考功至校

日參驗事跡以爲殿最伏以近日功過都不見牒報今後諸司不申報者州府本判官便與下考在京諸司追節級糾處本判官勅課日量事大小黜陟勅旨從之十五年刑部郎中權判考功馮宿奏宰相及三品已上官故事內校遂別封以進翰林學士職居內署事莫能知請依前書上考諫官御史亦請仍舊並書中上考長慶元年正月考功員外郎李渤書宰相等下考太和六年七月勅今後諸州五品長馬權知者權知正授通計六考滿停其勒留官未滿六考停給課料者准

唐會要 卷八十二
但請勒名牒於本司本州懸于本司本州之門三日其
外縣官則當日下縣如有升黜不當便任披陳其考第
便須改正然後得申省如勘覆之後事無乖謬則論告
之人亦必懲殿又准考課令凡官人申考狀不得過兩
紙三紙刺史縣令至於賦稅畢集判斷不滯戶口無逃
散田畝守常額差科均平廨宇修飾館驛如法道路開
通如此之類皆是尋常職分不合計課自今後但云所
勾當常行公事並無敗闕即得准職分無失及開田招
戶辨獄雪冤及新置之事則任錄其事由申上亦須簡

要不得繁多又近年以來刺史皆自錄課績申省矜衒
者則張皇其事謙退者則緘默不言自今已後其巡內
刺史請並委本道觀察使定其考第然後錄申本州不
得自錄課績申省又州府申官人覆得冤獄書殊考者
其元推官人多不懲殿或云書考日當書下考至時又
不提舉請自今以後書辨獄官人殊考日便須書元推
官下考如元推官自以爲屈任經廉使及臺省陳論其
官人先有殿犯官長斷云至書考日與下考者如至時
不舉其本州判官當書下考其所申到下考省司校其

所犯如與令式相符便校定申奏至勅下時後並須各牒府州又近日諸州府所申奏錄課績至兩考三考以後皆重具從前功課申省以冀褒升省司或檢勘不精便有僥倖自今以後不得輒更具從前功績申上又近日諸州府所申考解皆不指言善最或漫稱考秩或廣說門資既乖令文實爲繁弊自今以後如有此色並請准令降其考第又准考課令在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加祿一季中中者守本祿中下以上每退一等奪祿一季准令以此勸懲事在必行近年以來與奪幾廢或有申

請之處則言無本色可支徒掛簿書實無給與今按倉庫令諸給糧祿皆以當處正倉充無倉之處則申省隨近有處支給又無者聽以稅物及和糴屯收等物充令式昭然不合隳廢自今以後每省司校考畢符牒到州後仰當時便具升降與奪事由申請如違令式不舉明者其所由官請奪俸祿一季其已去任官追奪祿事并請准令式處分又准考課令官人因加戶口及勸田農并緣餘功進考者于後事若不實縱經恩宥其考皆從追改追改之事近皆不行自今以後并請准令式處分

其因此得官者仍請追奪又諸道所申考解從前十月二十五日到都省都省開拆郎官押尾後至十一月末方得到本司開拆多時情故可見自今以後伏請淮南曹及禮部舉選解例直送當司開拆又從前以來應得考之人並給考牒以爲憑據近年考使容易給牒不一或一人考牒數處請給或數年之後方始請來自今以後校考勅下後其得殊考及上考人省司便據人數一時與修寫考牒請准吏部告身及禮部春關牒每人各出錢收贖其得殊考者出一千文上考者出五百文其

錢便充寫考牒紙筆雜用以前件事條等或出於令文或附以近勅酌情揣事不至乖張謹並條例進上伏乞宣付中書門下請更參詳苟裨至公乞賜收采仍請三年一度准舉選格例修定頒下勅考功所條流校考公事頗謂詳悉唯一件難便允從近日俗尙矜能人少廉恥若牒門許其論告則自此必長紛爭當否之間固有公議其一件宜落下餘依奏

咸通十四年考功員外郎王徽以舊例考簿上中下字朱書吏緣爲奸多有指改請以墨書從之

冬薦

貞觀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准貞觀四年正月一日制春秋舉薦官中書門下奏常參官八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及額內得替並停薦其使下郎官御史丁憂廢省官在外者望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委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參清官并諸使三品已上左右庶子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著作郎中允中舍秘書太常丞贊善洗馬等每年一度聞薦至六年十二月一日勅自今以後王

府官宜停薦其見任宰相及勳臣子弟亦不須舉人至八年每冬薦官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省三品已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准前勅處分至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或成者宜令諸司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試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跡定爲三等并舉主姓名錄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貞元十一年正月勅本置冬薦務在得人自今以後所薦官考試奏入上等人如無他故者准前勅類例處分其下等人有司便以時罷退任待他年重薦如情願同吏部六品以下選不合得留人例請授遠慢官者任經都省陳狀吏部勘責限等第勅出後一月內送中書門下商量進擬

元和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諸州府五品已上官替後委本道觀察使及長吏量其材行幹能堪獎用者具人才資歷每年冬季一度聞薦其罷使郎官御史委中書門下兩省御史尚書省常參官及諸司職事三品已上文官左右庶子詹事諸司少卿監國子司業少尹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太常博士著作郎秘書丞等每年冬准此聞薦從之

太和元年八月勅諸道諸軍諸使應奏判官并每年冬薦等所奏判官除新開幕府據元額署外其向後奏請如是元闕卽云闕某職今奏某人充如已有令更奏卽云某職某人緣某事停奏某人替某前使下臺省官合冬薦者除府使罷外既有薦用當且要籍不合便稱去

職自今以後如帶職掌授臺省官兩考者不在冬薦限如其中實有故罷免者亦須待授官周歲然後許冬薦狀中具言罷免事故其他據品秩合冬薦者則依元勅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諸使停罷郎官御史等望令罷後其所在官經兩考已上方得冬薦如文學才行堪獎用者不在此限其諸州上佐罷後經二年方得聞薦其非時替者許一年後聞薦

大中五年正月勅右補闕宋球等奏冬薦狀引勅文年月不同各罰一季俸仍委吏部長以元和七年八月二

十一日及太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勅著爲定制

甲庫

開元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勅尚書省內諸制勅庫及兵部吏部考功刑部簿書景跡并甲庫每司定員外郎主事各一人中書門下制勅甲庫各定主書錄事已下各一人專知周年一替中間不得改移

建中元年七月八日吏部奏比來冬集申門下省吏部有官甲內庫無本今請依官甲例更寫一本進內收貯縱三庫斷裂卽檢內庫本從之

二年十月十一日中書門下奏中書門下及吏部制勅甲庫等准式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員外郎並合專判緣官望清高兼外有職事不得躬親所以比來文歷多有罪過今請每庫採擇一公清勤幹專押甲庫冀事得精詳其知經四周年無負犯仍望依資與改官奉勅依至三年四月三日給事中關播奏三省中庫官各一人或屬假故卽公事廢闕請各更置一人其吏部行內考功司封司勳郎庫中仍請兩人分掌臨時事故卽勒通知奏勅宜依至貞元八年十一月九日吏部侍郎杜黃

裳奏以前資官充專知旣無俸料頗亦艱辛請入庫日使依資與官仍許四周年不用闕奏勅前資官未有功勞不合改轉旣無俸料又慮艱辛入庫之日宜與同類官

貞元八年閏十二月給事中徐岱中書舍人奚陟高郢等奏比來甲勅祇下刑部不納門下省甲庫如有失落無處檢覆今請准制勅納一本入門下甲庫以憑檢勘勅旨依奏

十年三月八日司封奏當司與司勳考功勅甲庫同一

唐會要 卷八十二
專知官先無庫印今請鑄造仍以封勅考甲庫印六字
爲印文從之

十三年正月關播遷給事中舊例請司甲庫皆是胥吏
掌知爲弊頗久播始建議並以士人知之至今稱當
元和八年五月吏部侍郎楊於陵奏臣伏以銓選之司
國家重務根本所繫在于簿書承前諸色甲勅等緣歲
月滋深文字凋缺假冒踰濫難於辨明因循廢闕爲弊
恐甚若據見在卷數一時修寫計其功直煩費甚多竊
以大厯以前歲序稍遠選人甲厯磨勘漸稀其貞元二

十一年以後勅旨尙新未至訛謬縱須倫理請待他時
臣今商量從大厯十年至貞元二十年都三十年其間
出身及仕宦之人要檢覆者多在此限之內且據數修
寫冀得精詳今冬選曹便獲深益其大厯十年向前甲
勅請待此一件修畢續條貫補緝臣內省庸薄又忝選
司庶效涓埃以裨朝典謹具量補年月及應須差選官
吏并所給用紙筆雜功費用分析如前勅旨依奏
太和三年四月勅甲庫官舊例初入授同類官考滿去
職則與依資改轉此事參差有優有屈今宜同並諸色

職事帶正員官者准寶曆二年十一月九日勅處分其改轉亦同前件如已在甲庫授官者卽聽且依舊勅處分

五年六月勅應選人及冬集人于案門下省檢勘畢後比來更差南曹令史收領卻納門下甲庫在於公事頗甚勞擾自今以後謹勅吏部過選院本令史便自分付甲庫以備他年檢勘仍請門下省勒甲庫令吏每過選時常加檢點收拾明立文案據官吏等遞相分付不得妄有破除南曹申請之時如有稱失落欠少本令史及

專知官請准檢報指抹違越條例處分

九年十二月勅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庫歷名爲三庫以防踰濫如聞近日諸處奏官不經所司檢尋未免奸僞起今已後諸司諸使諸道應奏六品以下諸色人稱舊有官及出身請改轉并請授官可與商量者除進士登科眾所聞知外宜令先下吏部中書門下三庫委給事中中書舍人吏部格式郎中各與本甲庫官同檢勘具有無申報中書門下審無異同者然後依資進擬如諸司諸使諸道奏論不實以無爲有臨時各重加懲罰

當直

故事尚書省官每一日一人宿直都司執直簿轉以為
次諸長官應通判者及上佐縣令不直凡內外官日出視事午而退有事
則直官省之務繁者不在此限

故事尚書左右丞及秘書監九寺卿少府監將作監御
史大夫國子祭酒太子詹事國子司業少監御史中丞
大理正外官二佐已上及縣令准開元式並不宿直

貞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勅文武官妻媿月免宿直

左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太子右率衛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公至宿直太宗勞之曰至宮宿直我便安臥

天冊萬歲元年三月令宰相每日一人宿直其後與中
書門下官通直至開元二年姚崇為紫微令紫微官直
次下讓宰相崇以年位已高特亦違直其次省官多不
從所由吏數持直簿詣之崇題其簿曰告直令吏遣去
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給終不擬當諸官
歡笑不復逼以直也至十一年停宰相當直
景龍三年九月蘇瓌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與男
中書舍人頤聯事奏請出為外官遂進秘書監御筆批
云僕射不綰中書蘇頤不改也明日固讓上曰欲得卿

長在中書遂與父聯事通直

開元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是中書舍人梁昇卿私忌
二十日晚欲還卽令傳制報給事中元彥沖令宿衛會
彥沖已出昇卿至宅令狀報彥沖以旬假與親朋聚宴
醉中詬曰汝何不直昇卿又作書報云明辰是先忌比
往復日已暮矣其夜有中使齋黃勅見直官不見迴奏
上大怒出彥沖爲邠州刺史因新昌公主進狀申理公
主卽彥沖甥張增之妻云元不承報此是中書省之失
由是出昇卿爲莫州刺史

貞元元年正月給事中袁高旣宿直時盧杞由新州司
馬移吉州長史是日上命爲饒州刺史高旣宿直當草
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三年矯
誣陰賊退棄忠良朋附者咳唾登青雲睚眦者願盼擠
溝壑致使鑿輿播越天下瘡痍皆杞之爲也幸免族誅
已爲漏網若更移郡秩恐失天下之望今相公執奏之
事尙可救翰從一皆杞所引用不從高之言遂命舍人
草制及詔出高又執之不下仍上奏盧杞爲政極惡窮
兇六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讐疏未納明

唐會要 卷八十二
日諫官陳京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上
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太優與上佐可皆曰可遂追
杞饒州制翌日上遣中使宣慰高云朕徐思卿言深覺
愜當依卿所奏

會昌四年三月御史臺奏今月三日左右金吾仗當直
將軍烏漢正季珩並不到准會昌三年二月四日勅比
來當日多歸私第近晚方至本仗宿直事頗容易須有
提撕今日以後晝日並不得離本仗縱有公事期集當
直人亦不得去仍令御史臺差朝堂驅使官覺察如有

違者錄名聞奏勅旨宜各罰一月俸

休假

貞觀元年十月少府監奏丞閻立德妹喪准令假給二
十日立德專知羽儀其作未了請止給三日上曰同氣
之情義不可奪自喪亂以來風俗弛壞宜特敦獎命依
次令給假差人代之

永徽三年二月十一日上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
旬假許不視事以與百僚休沐

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高祖大武皇帝既開洪業不可

限以常禮忌日特宜廢務

太極元年四月勅遊客官人子弟勒還本貫十日外杖一百居停同罪須覲問卽陳牒給假發遣

開元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勅諸州千秋節多有聚會頗成糜費自今已後宜聽五日一會盡其歡宴餘兩日休假而已任用當處公廨不得別有科率至寶應元年八月三日勅八月五日本是千秋節後改爲天長節舊給假三日其前後一日假權停至九月一日勅天成地平節准乾元元年九月一日勅休假三日望准八月三

日勅前後日權停

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勅寒食清明四日爲假至大曆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勅自今已後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貞元六年三月九日勅寒食清明宜准元日節前後各給三日

二十五年正月七日勅自今已後百官每旬節休假不入曹司至天寶五載五月九日勅頃自宴賞已放入朝節假常參未聞申命公私協慶千年一時自今已後每至旬假休假中書門下及百官並不須入朝亦不須衙

集

其年正月內外官五月給由假九月給授衣假分爲兩番各十五日其由假若風土異宜種收不等通隨便給之

天寶四載六月十四日勅頃以鄉閭侍丁優給孝假官吏等仍科雜役天寶初已遣優矜如聞比來乃差征鎮豈有捨其輕而不恤其重放其役而更苦其身眷言及此良用恤然自今後將侍丁孝假不須差行五載二月十三日中書奏大聖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

請同四月八日佛生之時休假一日

陳希烈奏

大曆四年七月十三日勅七月十五日前後各一日宜

准舊例休假

貞元五年四月十五日勅四月十九日降誕之辰宜休假一日

二十一年五月御史臺奏伏准承前舊例諸司三品以上長官請假滿日正衙參見其餘品秩卑自有本司官長不會于正衙參假去年六月侍御史竇羣奏令尚書省四品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同三品例正衙參假訖

唐會要 卷八十二
既失舊章又煩聖聽今請准例三品以上假滿日正衙見如有違越請准乾元元年三月勅每犯奪一月俸依奏

元和元年八月御史臺奏新授常參官在城未上及在外未到假故等准令式職事官假滿百日卽合停解其未上官等並無正文或滿百日無憑舉奏自今已後如有在城授官疾病未上者在外授官勅到後計水陸程外滿百日者並請停解從之

四年四月貶沈達爲泉州參軍徐肇爲建州參軍二人

爲率府掾各請演州愛州婚姻假御史臺奏州皆萬里之外量其秩滿猶有假程請量黜以懲慢易

七年十一月勅自今後遇輟朝日中書門下宜同假日不須入

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傅嚴綬疾病假滿百日合停勅嚴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宜依舊秩未要舉停

其年六月右金吾衛大將軍郭縱疾假滿百日上以仲舅許未停官

太和八年九月御史臺奏文班常參官舊例每月得請兩日事故假今許請三日仍不得在盡入眾集并頭朝等日一品二品官如合朝不朝及盡入眾集不到臨朝時請假等並請假舊例每季終仍具請事故假日錄狀聞奏兼申中書門下文武常參官每月終比校其中請事故假多人三品六品各罰兩人四品五品人數稍多各罰三人請各奪一月俸如合罰人數稍多即從下罰亦不過兩三人及三人如實疾患已連請假十日以上為眾所知不在此限每至次月具狀申中書門下文武

常參應請朞年喪假者除准式假滿連許請三日事故假仍五個月內每朔望日各許請事故假一日其大功喪假者准式假滿連許請事故假兩日仍三個月朔望日各許請事故假一日勅旨依奏

會昌元年二月勅二月十五日元元皇帝降誕之日宜為降聖節休假一日

二年十二月御史臺奏應諸司六品以下官請外州婚禮周親以上侍省等假節目應當司牒諸司諸州府及節度使觀察使度支鹽鐵監院等節目伏以前後勅文

非嚴切致茲輕犯蓋未必行臣等今稍重科條庶令知懼勅旨依奏

大中四年正月制設官分局各有主張具于在公責辦斯切諸州府及縣官到任已後多請遠假或言周親疾病或言將赴婚姻令式假名長吏難爲止抑遂使本曹公事併委比廳手力俸錢盡爲已有勤勞責罰則在他入須有條流俾其兼濟其諸州府縣官請出界假故一月以下卽任權差諸廳通判一月以上卽勾當留官例其課料等據數每貫剋二百與見判案官

咸通十四年正月御史中丞韋蟾奏應諸州刺史除授正衙辭謝後託故陳牒請假實爲容易自今後如實有故爲眾所知者三日外不在陳牒之限應內外蔭官入京後合更朝謝如遇假日且合在都亭驛近日多請假便歸私家既犯條章頗乖禮敬自今已後望准故事如未朝謝須於都亭驛俟日如違越臺司糾勘從之

醫術

武德中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染著許允宗每療皆愈或曰公醫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允宗答曰

醫乃意也在人思慮有脈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夫病之源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可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用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兔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翼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疎乎脈之深遠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甄權者貞觀中年百餘歲太宗幸其第賜以几杖撰脈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其弟立亦達醫術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貞觀三年九月十六日設諸州治醫學至開元十一年七月五日詔曰遠路僻州醫術全無下人疾苦將何恃賴宜令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一員階品同於錄事每州本草及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至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勅十萬戶已上州置醫生二十人十萬戶以下置十二人各於當界巡療

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右衛率府長史王元策奉使天竺得方士那羅邈婆麻自言壽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上頗信之深加禮敬館之金飈門內造延年之藥竟不

就放還死於長安

顯慶二年右監門府長史蘇敬上言陶宏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請加刪補詔令檢校中書令許敬宗太常寺丞呂才太史令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尚藥奉御許孝崇并諸名醫等二十人增損舊本徵天下郡縣所出藥物并書圖之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五卷至四年正月十七日撰成及奏上問曰本草行來自久今之改修何所異也于志寧對曰舊本草是陶宏景合神農本經及名醫別錄而注解之宏景僻在江

南不能遍識藥物多有紕謬其所誤及別錄不書四百有餘種今皆考而正之本草之外新藥行用有效者復百餘種今附載之此所以爲勝也上稱善詔藏于秘府三年詔徵太白山人孫思邈至居於鄱陽公主廢府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盧照鄰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贊之禮照鄰嘗問曰名醫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資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

唐會要 卷八十二 三
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渴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及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

以藥石救之以鍼劑如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身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照鄰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仁欲方照鄰曰何謂也思邈曰心爲五臟之君君以恭慎爲主故心欲小膽爲五臟之將將以果決爲務故膽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象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照鄰又曰養性之要何也思邈曰天道

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屯厄者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以憂畏爲本經曰人不憂畏大威至矣憂畏者生死之門存亡之由禍福之本吉凶之元也故士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勳庸不立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

憂畏者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爲勁敵妻妾爲寇讎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天者不危于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能如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讒賊不能謗毒螫不能加善知此者則人事畢矣

至四年思邈授承務郎直尚藥局

照鄰自傷疆仕之年而嬰沉病乃作病梨樹賦以傷稟受之不固也

開元十一年九月七日親製廣濟方頒示天下

天寶五載八月勅朕所撰廣濟方宜令郡縣長官選其切要者錄于大版上就村坊要路榜示仍委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

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制自今已後有以醫術入仕者同明經例處分至三年正月十日右金吾長史王淑奏醫術請同明法選人自今已後各試醫經方術策十道本草二道脈經二道素問十道張仲景傷寒論二道諸雜經方義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下放又尚食藥藏局請同典膳局太醫署請同大樂署

貞元二年九月山人鄧思齊獻威靈仙草出商州能愈眾疾上于禁中試用有效令編附本草授思齊太醫丞八年八月加殿中省侍御醫藥藏局丞俸錢仍令侍御醫及尚藥直長藥藏郎並留授翰林醫官所司不得注擬

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上親製貞元廣利方五卷頒于州府至三月十五日勅貞觀初諸州各置醫博士開元中兼置助教簡試醫術之士申明巡療之法比來有司補擬雖存職員藝非專精少堪施用緬思牧守實爲分憂

委之採擇當悉朕意自今已後諸州應闕醫博士宜令長史各自訪求選試取藝業優長堪効用者具以名聞已出身入式吏部更不須選集

十二年八月勅其見任醫術官應非翰林供奉不在加料錢限

十七年十二月勅翰林醫官及藥童自今已後縱考滿并不得于所司選其見選人亦宜停

二十一年正月罷翰林陰陽上醫相射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進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

故罷之

長慶元年正月處士張皋上疏曰臣聞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病作和則必臻于壽考作則必致於傷殘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不徇聲色敗性情由是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故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皆理合天人著在經訓然則藥以攻疾無疾固不可餌之高宗朝有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遠深達攝生其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世序論云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勢偏有所

阻令人藏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于事理也或寒暑
爲寇節宜有乖事資醫方尙須慎重故禮云醫不三世
不服其藥施於凡庶猶且如此況在天子豈得自輕先
朝暮年頗好方士徵集非一嘗試亦多累致危疾聞於
中外足爲殷鑒陛下素所詳知必不可更踵前車自貽
後悔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直畏忤旨莫敢獻言臣蓬
艾微生麋鹿同處旣非邀寵亦又何求但以曾覽古今
羸知忠義有聞而默於理不安願陛下無忽芻蕘庶裨
萬一時穆宗頗好金石之藥疏奏上嘉歎久之竟訪臯

不獲

男女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貧窶之徒將迎匱乏仰於親近鄉里富有之家哀多益寡使得資送其鰥夫年六十寡婦年五十已上及婦雖尙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貞潔並任其情無勞抑以嫁娶刺史縣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時鰥寡數少量准戶口增多以進考第如導勸乖方失於配偶准戶減少附殿六年御史大夫韋挺上表曰夫婦之道王化所先婚姻

之禮人倫攸尙所以承紹家業嗣續祖妣靜而思之安可不敬嫁女之室有不息火之悲娶婦之家有不舉樂之感今貴族豪富婚姻之始或奏管絃以極歡宴唯競奢侈不顧禮經非所謂嗣親之道念別離之意正始之本實在於茲若不訓以義方將恐此風愈扇

十六年六月詔氏族之盛實繫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旣遷風俗陵替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俗或乖德義之風名雖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膏粱之胄不敦匹敵之

儀問名惟在於竊貲結褵必歸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輩
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媾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
貶其家門受屈辱於姻婭或矜其舊族行無禮於舅姑
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
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懲革惟此敝風未能盡變自
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各合典禮知朕意焉
其自今年六月禁賣婚

永徽二年九月紀王慎等議堂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
父母之姑姨父母之姑舅姊妹婿姊妹堂外甥雖並外
姻無服請不爲婚詔可之先是御史大夫李乾祐奏言
鄭州人鄭宣道先聘少府監李元又妹爲妻元又妹卽
宣道堂姨元又情不合請罷婚宣道經省陳訴省以法
無禁判許成親於是紀王慎等因此有議云
顯慶二年七月制縣主出嫁者稱適不得稱降取縣主
者稱娶不得稱尙

四年十月十五日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
溫范陽盧子選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元孫凡七姓十
一家不得自爲婚姻仍自今已後天下嫁女受財三品

已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匹
六品七品不得過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匹皆
充所嫁女貲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李義府奏也
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表曰士庶親迎之禮備諸
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爲期詰朝謁見往
者下里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爲戲樂近日此風
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
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貶過於聘財歌
舞喧譁殊非助感既虧名教又蠹風猷違紊禮經須加

節制望請勅令禁斷至十一月十二日勅王公已下嫁
娶比來時有障車旣虧風教特宜禁斷

開元十九年四月四日於京城置一禮會院其年九月

二十四日勅禮會院宜屬司農寺其什物合令所司供

院在崇仁坊南街

二十二年二月勅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婚嫁諸
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其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
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及縣令于所統屬官同其定婚
在前居官在後及三輔內官門閤相當情願者不在禁

限

建中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勅宜令禮儀使與博士及宗正卿李琬漢中王瑀光祿卿李涵約古今舊儀及開元禮詳定公主郡主縣主出降覲見之儀條件聞奏將以化行天下用正國風至十一月二日禮儀使顏真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于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坐於堂東階上西向姑南向婦執笄竹器元表纁裏盛以棗栗升自西階東面再拜跪奠于舅席前舅舉之贊者徹以東婦退再拜降於姑階下受笄盛以股脩從者執於階下升進北面再

拜跪奠於姑席前姑舉之贊者受以東婦退又再拜降之詣東面拜婿之伯叔兄弟姊妹訖便赴光順門謝恩婿之親族次第奉謝訖赴十六王宅觀花燭伏以婚禮主敬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婿及卻扇詩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於聲樂竊恐非禮亦請禁斷相見行禮近代設以氈帳擇地而置此乃元魏穹廬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帳請准禮施行今時俗以子卯午酉年謂之當梁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蓋禮無所據亦請禁斷其年十一月勅婚禮皆用誕馬在禮經無其文案周禮

玉人有璋諸侯以聘女禮云玉以比德今請駙馬加以璋郡主婿加以璧以代用馬又其函書出自近代事無經據請罷勿用從之

會昌元年十一月勅婚娶家音樂并公私局會花蠟並宜禁斷

租稅上

舊制凡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雜

開元二十三年勅以為今天下無事百姓徭役務從減省遂減諸司色役一十二萬二百九十四人

武德二年二月十四日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

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

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分為世業餘以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每丁歲入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輪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輪布者麻三筋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

五十日若夷獠之戶皆從半稅凡水旱蟲傷爲災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于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春秋冬夏畧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旣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今京師及益州

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之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而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心所當憂也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京房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誠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粟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

唐會要 卷八十三
人自安曾無怨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
十餘石百姓皆以為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以今所
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已來國之興亡不由
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室貯洛口
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
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
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積貯者固是有國之常事
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
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以躬為之故

今行之不難也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倘中國被水
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
測之事矣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
之術但返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永淳元年太常博士裴守真上表曰夫穀帛者非造化
不育非人力不成一夫之耕纔兼數口一婦之織不贍
一家賦調所資軍國之急煩徭細役並出其中黠吏因
公以貪求豪強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濟民無以堪又以
征戍闊遠土木興作丁匠疲于往來餉饋勞于轉運微

有水旱道路遑遑豈不以課稅殷繁素無儲積故也夫大府積天下之財而國用有缺少府聚天下之伎而造作不息司農治天下之粟而倉庾不充太僕掌天下之馬而中廩不足此數司者役人有萬數費損無限極調廣人竭用多獻少奸僞由此而生黎庶緣斯而苦此有國之大患也

開元八年正月二十日勅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準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

兩遂則加其丈尺至有五丈爲匹者理甚不然闊一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亦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于比年常例丈尺過多奏聞

十六年七月勅諸州租及地稅等宜令州縣長吏專勾當依限徵納訖具所納數及徵官名品申省如徵納違限及檢覆不實所由官並先與替仍准法科懲

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勅定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幕士并

諸色同類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已上任此色役不得過兩人三丁已上不得過一人

其年七月十八日勅自今已後京兆府關內諸州應徵庸調及資課并限十月三日畢至天寶三載三月二十五日赦文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三十日爲限

二十五年三月三日勅關輔庸調所稅非少旣寡蠶桑皆資菽粟常賤糶貴買損費逾深又江淮苦變造之勞河路增轉輸之弊每計其運腳數倍加錢今歲屬和平

庶物穰賤南畝有十千之獲京師同水火之饒均其餘以減遠費順其便使農無傷自今已後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連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所司仍明爲條件稱朕意焉

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勅自今已後應緣納物或有濫惡者更不徵折估但明爲殿最責在所由者請准二十七年二月七日赦起請條析處分

天寶元年正月一日赦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現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者放一丁卽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孝假與免差科

九載十二月勅自今已後天下兩稅其諸色輸納官典受一錢已上並同枉法贓論官人先解見任典正等先決四十委採訪使巡察若不能舉按者採訪使別有處分

廣德元年七月十一日制一戶之中有三丁放一丁庸調地稅依舊

大曆四年正月十八日勅天下及王公已下自今已後宜准度支長行旨條每年稅錢上上戶四千文中中戶三千五百文上下戶三千文中上戶二千五百文中中戶二千文中下戶一千五百文下上戶一千文中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百文其現任官一品准上上戶稅九品准下下戶稅餘品並准依此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闕

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其百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應准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勘責徵納其寄莊戶准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戶等無問有官無官亦所在爲兩等收稅稍殷有者准八等戶稅餘准九等戶稅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納稅諸道將士莊田旣緣防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並一切從九等輸稅

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勅青苗地額錢天下每畝率十五文以京師煩劇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後宜准諸州每畝十五文

十四年五月內莊宅使奏州府沒入之田有租萬四千餘斛官中主之爲冗費上令分給所在以爲軍儲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宜委黜陟使與觀察使及刺史轉運所由計百姓及客戶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如當處土風不便更立一限其比來徵科色目一切停罷至二月十一日起請條請令黜陟觀察使及州縣長官據舊徵稅數及人戶土客定等第錢數多少

爲夏秋兩稅其鰥寡惇獨不支濟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調並入兩稅州縣常存丁額准式申報其應科斛斗請據大歷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黜陟使每道定稅訖具當州府應稅都數及徵納期限并支留合送等錢物斛斗分析聞奏并報度支金部倉部比部其月大赦天下遣黜陟使觀風俗仍與觀察使刺史計人產等級爲兩稅法此外斂者以枉法論

其年八月宰相楊炎上疏奏曰國家初定令式有租賦庸調之法至開元中元宗修道德以寬仁爲治本故不爲版籍之書人戶寢溢隄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蓋非得當時之實舊制人丁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邊將怙寵而諱敗不以死申故其貫籍之名不除至天寶中王鏐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則丁身焉往是隱課而不出耳遂按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徵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

唐會要 卷八十三
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飢癘徵求運輸百役
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于度支轉運
二使四方大鎮又自給於節度團練使賦斂之司增數
而莫相統攝於是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
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猾吏緣以爲奸或
公託進獻私爲賊盜者動以萬計有重兵處皆厚自奉
養正賦所入無幾吏之職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
增損故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
積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

因其苛蠶食於人凡富人多丁率爲官爲僧以色役免
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于下是以天
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迨三
十年炎遂請作兩稅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費一錢
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
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
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倖居人之
稅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
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

四年墾田之數爲准而均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度支總統之德宗善而行之
三年五月初加稅時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于當道兩稅錢每一千加稅二百度支因請諸道悉如之
貞元二年正月詔天下兩稅錢委本州揀擇官典送上都其應定色日程限腳價錢物委度支條流聞奏
四年正月一日赦文其京兆府今年已後准當府每年勅額應合給用錢物斛斗及草者宜便於兩稅內比諸

州府例剋留免其重疊請受餘送納度支其河南府亦宜准此

八年四月劔南西川觀察使韋臯奏請加稅什二以增給官吏從之

十二年十月虢州刺史崔衍奏所部多是山田且當郵傳衝要屬歲不稔頗有流離舊額賦租特乞蠲減臣伏見比來諸州論百姓間事患在長吏因循不爲申請不患陛下不優恤患在申請不指實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以言得罪者陛下授臣以疲民臣

用不敢迴顧苟求自安敢罄狂聲上瀆聰聽辭理切直
爲時所稱

元和四年十二月度支奏諸州府應供上都兩稅匹段
及留使留州錢物等自元和四年已後據州縣官正料
錢數內一半任依省估例徵納見錢支給仍先以都下
兩稅戶合納見錢充如不足卽於當州兩稅錢內據貫
均配支給其餘留使留州雜給用錢卽合委本州府並
依送省輕貨中估折納匹段充如本戶稅錢校少不成
端匹者任折納絲綿充數如舊例醴醪雜物斛斗支用

者卽任准舊例處分應帶節度觀察使州府合送上都
兩稅錢旣須差綱發遣其留使錢又配管內諸州供送
事頗重疊其諸道留使錢各委節度觀察使先以本州
舊額留使及送上都兩稅錢充如不足卽於管內諸州
兩稅錢內據貫均配其諸州舊額供使錢卽隨夏稅日
限收送上都度支收入次年旨符便爲定制伏以諸道
兩稅徵斂不常閭井之間頗聞困弊臣今類會如前勅
旨自今已後送省及留使匹段不得剝徵折估錢其供
軍醬菜等價直合以留州使錢充者亦令見錢匹段均

納仍具每州每使合納見錢數及州縣官俸料內一半見錢數同分析聞奏仍使編入今年旨條以爲常制餘依先是方鎮皆以實估斂于人虛估聞於上宰相裴瑄俾有司奏請釐革今受其賜

五年正月度支奏諸州府見錢准勅宜於管內州據都徵錢數逐貫均配其先不徵見錢州郡不在分配限都配定一州見錢數任刺史看百姓穩便處置其勅文不加減者卽准州府所申爲定額如于勅額見錢外輒擅配一錢及納物不依送省中估刺史縣令錄事參軍請

與節級科貶

六年二月制編戶之征既有藝極字毗之要當恤有無苟徵斂之不時則困弊之無日近緣諸州送使錢物迴充上供合送使司又立程限所以每至歲首給用無資不免量抽夏稅新陳未接營辦尤難委觀察使且以供軍錢方圓借使輒不得量抽百姓夏貢有差先乎任土周幣殊等實在便民近日所徵布帛並先定物樣一例作中估受納精粗不等退換者多轉將貨賣皆致損折其諸道留使留州錢數內絹帛等但得有用處隨其高

唐會要 卷六十三
下約中估物價優饒與納則私無棄物官靡逋財其所
納見錢仍許五分之中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
段先是天下百姓輸賦于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
留州自建中初定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齊人
所出固已倍其初征矣其留州送使所在長吏又降省
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及裴埒爲相奏請
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仍以
其蒞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然後許徵于支郡其諸州
送使額悉變爲上供故疲民稍息肩

其年六月令京兆府其兩稅宜以粟麥絲絹等折納
十一年六月京兆府奏今年諸縣夏稅折納綾絹純紬
絲綿等並請依本縣時價祇定上中二等每匹加饒二
百文綿每兩加饒二十文其下等物不在納限小戶本
錢不足任納絲綿斛斗須是本戶如非本戶輒合集錢
買成匹段代納者所由決十五枷項令眾勅旨依奏
十四年二月勅如聞諸道州府長吏等或有本任得替
後遂於當處買百姓莊園舍宅或因替代情弊便破定
正額兩稅不出差科今後有此色并勒依元額爲定

